

我记得小时候餐桌上大多是田里刚采摘的蔬菜，一碗素菜便是一餐。肉是过年才有的奢侈品，水果也不常见。如今回望乡野，蔬果成了齐整的商品，连鸟儿也学会了与人分食。怀念那些年青菜瓜果的滋味，更是回想一种生活。



情事

倾诉与聆听，都市与乡村的情感故事。请勿对号入座。（图文无关）

口述：阿加 文字：丁惠忠

◆**现在的孩子挑食**，家长烦恼却又不得不迁就，吃饭时只盯着肉、鱼、鸡、鸭等荤菜，偏偏不爱吃蔬菜。至于水果，家长拿手机点几下，天南海北的当季水果很方便就快递到家了。

我的童年那会儿，哪里能随便吃得上荤菜，偶尔随母亲走亲戚，或者过年的时候，一家人才烧一碗荤菜。你问平常吃什么？当然是不花钱自家种的蔬菜，一年吃到头，三两步跑去田里随采随烧，出锅时仍然鲜活的样子。我家宅前有一块自留地，半亩多，东靠沟，西临路，正方形。父亲用一条条狭窄的田埂隔成小田块，其间留出最大一垄地种棉花。待收了棉花，母亲要做棉袄和棉被，一家人对付寒冷的冬天。余下田块，按不同季节种上青菜、菠菜、雪里蕻、茄子、大白菜等。四季里，到某个节点吃什么蔬菜，基本不会断档。

那时物质匮乏，动脑筋不让一寸地闲散，在篱笆边、宅沟沿、屋子四周角落，种上一些橘、梨、桃等常见果树。果树娇气，到挂果期一有风吹草动就完了。最怕果树扬花关口，如遭遇一场台风暴雨，花骨朵掉光了，结不成果，必须再等一年。在乡野，水果算奢侈品，果腹的毕竟是能下饭的蔬菜。每餐素菜，时间长了也会感到厌倦，而时刻念想着来一顿荤菜，可田地哪长得出来。

当时乡野村庄，粮食短缺，蔬菜还算富足。母亲看着我和姐姐馋嘴，便说：“养头猪，长大后宰了，让你们吃个够。”我们姐弟一听此话，欢笑着高举手臂。从此，姐姐放晚学书包一丢，带我去田野挑猪草，民沟里捞水葫芦，让猪多吃零食，长得快。生产队收了萝卜，或是大白菜，田地里铺满削下的老菜皮、菜叶子，有不少呈青绿色，水分足，姐姐又带着我去捡拾。回家摘去干黄叶瓣，切碎后拌在柴糠里，再混合一点儿麦麸，作为猪食正餐。一头猪崽从开春买回家，到腊月过年时，可长到一百多斤。这一年过得特别快，每天盼着这头猪长肥。我与姐姐掰指头还剩多少天宰猪了，盘算着猪头白煮，拆骨肉蘸酱油；一半猪肉风干了红烧，另一半腌咸肉，吃到春三月，接上自留地的蔬菜季。

转眼间，年味越来越浓。有一天，父亲挑一担队上分的稻草，去车口加工场打柴糠，听人说镇上供销社生猪价涨了几毛钱。回家后，他跑去站在猪棚前一边观察那头猪，一边抽烟。我喊他吃晚饭，他回了一声。隔一会儿，姐姐又去叫，他才慢吞吞回屋，先在水缸里打了一勺水洗手，到场心倒掉，一跨进屋便说，这头猪不宰了，估摸着有一百五十斤，宰了不合算，卖掉换了钞票，给小囡买衣裳，再斩一刀肉，弄几条大鱼，过年就不缺啥了。父亲突然变故的话语，令母亲感到意外，她不作声。我和姐姐互相望一眼，有点失落低头装做吃饭。我不晓得姐姐怎么想，反正我是觉得被“坑”了，白挑了一年猪草。

隔几日，父亲和母亲一起去镇供销社卖猪，回家捎带了几双鞋子、袜子，几件新衣裤，还有一大块猪肉及几条鱼等荤菜。瞧见这一大堆东西，我和姐姐都暗暗高兴呢。不过，我发现大人的东西一件都没买，心里有些羞愧。

◆**后来**，家里的自留地又划出一块种麦子，蔬菜地缩小了，第二年没有接着养猪。这一年，我开始读小学一年级，有时中午放学去外婆家蹭饭，想吃一顿荤菜。我家与外婆家离学校都二三里路，只是我家要拐弯，而外婆家的路直走，总觉得近。一般外婆此时收工回家准备烧饭，见到我来了，急忙去宅前橘子树下挑一筐鸡毛菜，在桃树下揪几把草头。两种蔬菜，再敲两只鸡蛋炖一碗蛋花羹，抵得上一碗荤菜了。

外婆家有三四棵果树，算少的，但坐果多。她指给我看，又说，果树底下片草头，长老了，割下壅在果树旁的根边，沤烂了肥力被果树吸收，果实结得多，甜味更

足。难怪宅前一小片果树林里，东一撮撒了鸡毛菜籽，西一撮撒了草头种，南边是荠菜，不让地空着，有了绿叶菜，经常施有机肥，整片地肥沃了。

没过几年，外公家搬迁到几十里外，一个靠近海边的新建村庄，我去的次数逐渐少了。有一年放暑假，我去探望外公外婆，他们欢快的样子仍历历在目。外婆对外公说，小外孙来了，还不快去海滩撒几网，逮几条大鱼。我还记得外婆叮嘱，路是远点，以后要常来，别长大娶了媳妇忘了外公外婆啊。还没等我长大，外公先病逝了。真等我有妻子，也仅仅见了外婆一两面，她也走了。

◆**乡野的蔬果**，一直深刻在我的脑海里。这些回忆，我想是一种生活，时刻提醒人是怎么活下去的。如今流行农家乐，无疑是品味田里长的蔬菜，枝头刚摘下的水果等新鲜的农家蔬果。我们这里的村庄，有不少责任田承包给养殖大户，开渔塘养蟹养鱼，连自留地都养了螃蟹。农家种的果树少了，由于生长缓慢，一般人家考虑来钱快的经济作物。有规模的蔬果行业，自然就留给专业种植户了。

我老家有位杨老板，原来开汽修店。前些年，他看到农家自留地产出的蔬菜，不够自家吃的，市场上都是从外省批发的蔬菜。他想自己种植投放市场，就算赚笔交通运输费，这生意应该不会差。在临近小镇的地方，他租了五百亩农田，进行大棚种植蔬菜，除常规的芹菜、青菜、卷心菜、丝瓜、小白菜等品种外，他种植了南方的空心菜、米苋、苦瓜，还有北方扁豆等，解决了当地一些农户就业。这些蔬菜一部分批给小镇市场贩子，另一部分直接运往市区有关超市、菜市场，年产值达近千万元。有一次，我参观他的大棚种植基地，他跟我感叹道：“做蔬菜老板最苦，大棚菜有时间节点，一成熟及时要清空地，换下一茬种植，水分、温控、施肥等全是技术活，如一出问题，一棚近十亩蔬菜地就报废，赔不起啊。”

◆**那么露天果树又怎样呢？**有一句话“见到你，我就变甜了”，并非出自自我口，却是在一片350亩的田畔亲眼所见。一块蓝底白字的横匾，高悬于三米长钢管杆的顶端，静静地立在十字路口一隅，惹人不禁会心一笑，心头漾起甜意。其出处有人替果子们对来客告白，多言嫌啰唆，这一句像一枚邮戳敲下去，即便离开了此地，仍如见到你那样欣喜。

那天周末，事先约好要出趟门。我与家人顶着午后灼人的烈日，依然前往陈家镇的上实东滩蔬果采摘园。时已入秋，热浪仍灼得人睁不开眼，逃也似的躲进林子，饶是如此，果叶扫过脸颊臂膀，也能带起一片黏腻的汗

乡野的蔬果

水。然而，当目光触及那一排排梨树时，满枝密集的生梨赫然入目。它们仿佛也见到了我，格外张扬地炫耀着青皮饱满的果实。秋梨熟了，这儿又名翠冠梨，大个的有九两到一斤半，小的至少半斤。在树荫下，我削开一只生梨尝鲜。果肉细嫩，汁液丰沛，清甜满口。只是经烈日曝晒，那份爽脆略打了折扣。若经冰箱冷藏片刻再食，果实的本真风味便全然释放出来了。

生梨个大不经采摘，一会儿工夫，就装满了两马甲袋。葡萄还没有脱季，我见库房里一框挨着一框，随你挑。黄桃、小番茄、无花果、水果黄瓜、西瓜等蔬果卖完了。蔬果园以小路分片隔开，我瞧见其他片区人头攒动，一问得知是从市区或外镇赶来采摘，不顾“秋老虎”发威，这些人就想尝一口具大自然纯正味道的当季水果。

我向陪同采摘的园方小伙子问道：“梨树上罩着网，真能防住鸟儿偷食吗？”他并未直接作答，转而介绍道：“培育果树施用有机肥料与生物菌肥，这方土壤水活、土净、气清，具有天然的富钾资源，蔬果长势多年来保持最佳状态，人人喜欢食用自然生长的果实，鸟类也爱吃。”

这个果园毗邻崇明东滩湿地国家级鸟类保护区，鸟儿不打招呼就飞来了，可享受一顿美味。到候鸟迁徙高峰期，为防止鸟类啄食果实，蔬果园不得使用防鸟网，选用蓝色或绿色的四公分大小网眼，既阻隔大鸟进入，又允许黄鹌、柳莺、绣眼鸟等小型鸟类自由出入捕杀害虫。保护区有专人定期检查防鸟网，解救被困鸟类。

当地常见的白头翁、灰椋鸟、丝光椋鸟、乌鸫等鸟儿，被嘲为“果园惯犯”，它们集群飞入果园，嗜食草莓、樱桃、番茄、无花果等软籽水果。

八哥、喜鹊是崇明的留鸟，见多识广比较聪明，能撕开防鸟网，擅长啄破果皮吸食汁液，对西瓜、哈密瓜等厚皮瓜类威胁大。

我看见梨树、桃树等果树，采用伞状单株罩网，据说可以减少对鸟类飞行路径干扰。另有草莓、葡萄等低矮作物，采用拱棚式整片架网覆盖。为何在外围有一些果树不见鸟网？我疑惑地问。小伙子说，这是专门供鸟类取食，还设置鸟类饮水点，配合声波驱鸟器、反光影带等物理驱赶，尽量减少防鸟网使用面积。而非果实成熟期，会及时撤网。

蔬果园着实下了一番苦功。其“护果不伤鸟”的可持续农业理念，蕴含的智慧与温情，较之那句令人莞尔的“见到你，我就变甜了”，可谓一点儿也不逊色，甚至更显深厚绵长。

乡野的蔬果里，有我们最朴实的年华与回忆，这一切都是生活给予的百般滋味。